

“划”与“驢”*

于建松 冯 彬

南唐李煜《菩萨蛮》：“划袜步香阶，手提金缕鞋。”宋代李清照《点绛唇》：“袜划金钗溜，和羞走。”其中的“划”字，各家的释义不同，或解释为虚词“只”，或解释为“光，光着”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另有一个“驢”字，意思是“马不加鞍辔而骑”。张相在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中指出“划”、“驢”实为一词：“划，……字亦作驢”。我们同意他的观点。但对“划”、“驢”的解释仍有值得讨论的地方。我们把《汉语大字典》对“划”、“驢”的注释摘录如下：

划 chǎn，《广韵》初限切。上产初。

1.同“铲”。

2.光，光着。五代李煜《菩萨蛮》：“划袜步香阶，手提金缕鞋。”《西游记》第十五回：“三藏无奈，只得依言，骑了划马。”

3.副词：①表示范围，相当于“只”、“仅”。张相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卷四：“划，犹只也。”唐李廓《长安少年行》：“划戴扬州帽，重薰异国香。”元尚仲贤《三夺槊》：“我坐下划骑着追风马，腕上只彪着打将鞭。”②表转折。③表语气。

驢 zhàn，《字汇》鉏版切。

马不加鞍辔而骑。《字汇·马部》：“驢，马不施鞍辔为驢。”清翟灏《通俗编·杂字》：“驢，不鞍而骑也。”唐令狐楚《少年行·四首》之一：“少小边州惯放狂，驢骑蕃马射黄羊。”《清史稿·太祖纪》：“科尔沁贝勒明安马陷淖中，易驢马而遁。”明杨慎《乘驢牛买皂荚扫帚，命妇以妒受》：“元制，嬪人有妒者，乘驢牛狗部中。”又引申为光着。民国《定海县志·方俗志·方言》：“凡物之不附加他物者，皆谓之驢，即净意。”

再看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的注释：

划 chǎn，《形》骡马不加鞍辔。冀鲁官话。《儿女英雄传》：“骑上那头划骡子，一直向北去了。”

划马，《名》不加鞍辔的马。西南官话。

驢 zhàn，《形》光着，不附加其它物件。吴语。

驢马，《动》骑马不加鞍辔。吴语。

驢穿，《动》不穿衬衣直接穿厚衣服。江淮官话。

分析以上材料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：

1.“划马”即“驢马”（“驢马”应为名词，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释为动词不当），“划骑”即“驢骑”，“划戴”之“划”亦同“驢穿”之“驢”。“划”、“驢”实为一词。笔者认为，上述数例中的“划”并没有虚化，其义当是民国《定海县志·方俗志·方言》的解释“凡物之不附加他物者，皆谓之驢”，表示事物的一种状态，词性为形容词或副词。《汉语大字典》引张相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卷四“划，犹只也”，将“划戴扬州帽，重薰异国香”（唐李廓《长安少年行》）、“我坐下划骑着追风马，腕上只彪着打将鞭”（元尚仲贤《三夺槊》）中的“划”解释为副词“只”、“仅”颇为牵强。

2.《汉语大字典》引《字汇》“驢，鉏版切”给“驢”注音 zhàn，《王力古汉语大词典》、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同；清翟灏《通俗编》“驢，初限切”与“划，初限切”相同，现代汉语读音当为 chǎn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同。“驢”为生僻字，两家注音虽有出入，但小异大同（声母的发音部位相同，韵母的韵摄相同），也在情理之中。从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的注释看，“划 chǎn”多见于官话，而“驢 zhàn”似多见于吴语。不同的本子给“驢”注音上的矛盾（反切不同）也许反映了语音演变的层次的差异。

3.正确理解“划、驢”的词义，有助于我们了解

*本文系河北大学青年基金项目成果之一。

新词与现代旧体诗

李仲凡

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之后,白话文学取代了文言文在文坛上的正宗地位。但各种旧体文学,如文言赋、章回小说、传统戏曲剧本、旧体诗词曲等仍然有不少旧学功底深厚者或传统文化爱好者写作。其中,旧体诗(包括诗词曲)的作者恐怕是各类旧体文学中作者群体最为庞大和广泛的一种。现代人的旧体诗有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,那就是随着现代汉语新词的不断产生,许多新词也进入了旧体诗中。旧体诗这一古老艺术形式与新词的结合,既是语言变迁的结果,也是旧体诗自我调整以便适应语言实际的结果。

—

语言的语音、语法、词汇三要素之中,发展最快、变化最大的当属词汇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有的旧词逐渐消失,新词不断产生,这是语言变迁的基本规律。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,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、新动词,以及其他新词。新词的来源广泛,如政治、经济、科技等方面都有大量新词产生。其中,科技方面的新词较多。新词中有的是外来词,还有新造词、网络用语等。本文讨论的新词范围主要指古典诗词中没有使用过的

词,或者旧词新义,包括现代汉语中出现的新词,也就是传统诗词用语范围之外的词语。

中国诗歌向来对新词采用兼收并蓄的态度。古代诗歌中即有使用新词的例子,如唐宋诗词中的“葡萄、琵琶、玻璃”等词就是当时的新词语,“苏幕遮”等词牌名也来自西域。清朝诗人何绍基有“鄂州试上火轮船”、黄遵宪有“所愿君归时,快乘轻气球”等诗句,使用“火轮船”、“轻气球”等新名词。清末的诗歌革新运动中,黄遵宪、梁启超等人即把新词语的使用作为对中国传统诗歌革新的途径之一。梁启超说:“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,不可不备三长:第一要新意境,第二要新语句,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,然后成其为诗。”^[1]希望通过融新词语入古风格,即吸收新词语,保留古风格,创出新意境。这个思路对后人的影响很深,20世纪许多旧体诗人都在走这条路。

20世纪的中国因为和世界经济、文化交往空前密切,加上本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动,使得汉语中来自外语、科技和政治方面的新词爆炸式地增长。许

古人的习俗,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古代诗文的意思。根据结论1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断:李廓笔下的长安少年,用当今流行的话说,颇为“异类”。“划戴扬州帽”,不是说他们只戴扬州帽而不戴其他种类的帽子,而是说他们戴扬州帽的方式与众不同。

参考文献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商务印书馆,2002

《汉语大字典》,湖北辞书出版社,四川辞书出版社,1995

清·翟灏《通俗编》,商务印书馆,1959

曹永森《扬州风俗》,苏州大学出版社,2001

王力、唐作藩等《王力古汉语词典》,中华书局,2000

许宝华、宫田一郎主编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,1999

张相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,商务印书馆,1955

(通讯地址:071002 河北大学文学院)